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邹乐帆 / 译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Wordsworth
Classics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闪烁着崇高的理想主义光芒

一部超越国界的伟大文学作品
一部激励无数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
被译成70多种语言文字，在近50个国家出版发行
让一代代读者收获理想、奋斗、勇敢、坚毅、信念等可贵精神品质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邹乐帆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邹乐帆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15-9

I. ①钢… II. ①尼…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苏
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050 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349 千字

印张: 15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段云娜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15-9

定价: 3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真实。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就是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化身，表达出了作者不向命运低头的革命精神。更是告诉一代代的年轻人，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永不屈服，就能创造奇迹。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一位苏联作家，也是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1904年出生于工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1岁便开始当童工，15岁上战场，16岁在战斗中身受重伤，23岁双目失明，25岁身体瘫痪。1936年12月22日逝世，年仅32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本书重点对人物的毅力进行了刻画，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来表现主人公不畏艰难，勇于向一切敌人和苦难发起挑战的无畏精神。他热爱祖国，从十几岁起就上战场英勇杀敌，在战场上被人连砍几刀都大难不死，是毅力支撑着他活下来。后来年轻的他又疾病缠身，但他仍忘我的进行工

作，即使有休假疗伤的机会也不愿放弃工作，此时毅力已与主人公浑然一体，融入其血脉之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一部描写新人成长历程和揭示新人优秀品质的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这个书名，形象地概括了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另外，保尔在凭吊女战友瓦莉亚的墓地时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保尔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那血与火的时代，保尔和战友们一起驰骋于疆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那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年头，保尔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和平劳动之中，他那种苦干精神和拼命精神，显示了一代建设者的崇高品质。

该书小说还曾多次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曾对其高度评价说：“整个苏联文学中暂时还没有如此纯洁感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形象。”肖洛霍夫也说它是“生活的教科书”。本书参照权威版本，对原文重新梳理，全新编译，希望能为读者带来启迪。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40
第四章	068
第五章	089
第六章	108
第七章	146
第八章	178
第九章	203
第十章	220
第十一章	249
第十二章	290
第十三章	341
第十四章	379
第十五章	403
第十六章	422
第十七章	448
第十八章	467

第一章

“过节以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站起来！”

一个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重十字架的人，正凌厉地看着全班同学，他的皮肤松弛，而且身材臃肿。

神父的话刚说完，就有四名男生和两名女生在他恶狠狠的注视下，不安地站了起来。

神父那两只黑豆般的小眼睛好像喷火一般，六个孩子惶恐不安地望着他。

神父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冲两个女生挥挥手说：“你们两个坐下。”

两个女孩赶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神父瓦西里又将目光放到四个男孩身上。

“到我这儿来。”

四个男孩忐忑不安地往前挪动着步子。瓦西里神父突然起身将椅子推开，走到几个人面前。

“你们这些小坏蛋，哪个抽烟？”

四个人异常惊恐地小声说：“我们都不抽烟。”

神父气得脸色发紫。

“无耻的家伙，那我们面团里的烟末儿是哪儿来的？要是没有人承认，那么现在就将口袋全都翻过来吧，快点，全都翻过来。听见没有？”神父吼道。

有三个孩子将口袋里的东西放到了桌上。

神父在翻看他们口袋的时候，并没有找到烟末儿一类的东西。

第四个孩子有着乌黑的眼睛，穿着一件灰衬衫，一条破旧的蓝裤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脸倔强。

“你没听见我让你们把口袋翻过来吗？干吗站那儿不动。”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这个孩子恨透了神父，然后摸摸已经缝死了的袋口。

“是吗？没有口袋，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把我复活节的面毁坏了，这一次你不会再留在学校了。上一次若不是你妈妈不停地恳求，你早就被开除了。这一次可不行，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那个男孩的耳朵，将他扔到走廊上，门“嘭”的一声关上了。

教室里安静极了，大家害怕得大气都不敢出，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清楚，他将一撮烟末儿撒到了神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最底下的台阶上，忧虑着回家该怎么和母亲说这件事。保尔的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从早忙到晚，并且为他操碎了心。保尔想到这就伤心地哭了。“这个讨厌的神父，我为什么要在他的面团上撒烟末儿呢，这都是谢廖沙让我干的，他说‘来，咱们给他家的面上撒把烟末，整整老家伙’，现在他没事，我就要被开除了。”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记了仇，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但又害怕保尔在教室里惹祸，所以就将他领到高年级的教室，让他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和

那些学生在一起。

高年级的老师是一个穿着黑上衣的瘦子，正在跟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保尔听他所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是一样，惊奇得张大了嘴巴。他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不一样。”但怕挨罚，所以没敢问。

保尔的母亲是位虔诚的教徒，在母亲的影响下，保尔从小就信仰基督教。母亲经常给他讲《圣经》上的内容：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并非几百万年以前。保尔对这件事深信不疑。除此之外，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能倒背如流；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圣经课考试时神父总是给他满分。关于心中的疑问，他决定要向神父问清楚。在下次圣经课刚开始，甚至神父才刚刚坐定，保尔就马上举起了手。神父看到后问他有什么问题，他立刻站起来说：“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在课堂上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而《圣经》上明明写着地球只存在了五千年……”他还没说完，瓦西里神父就用尖厉的声音打断了他：“混账，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圣经课你都听什么了？我有这么讲过吗？”

保尔刚想为自己申辩，神父就走过来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使劲往墙上撞。一分钟后，被撞伤又饱受惊吓的保尔被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回到家之后，保尔又挨了母亲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跑到学校，低声下气地请求瓦西里神父宽恕她的儿子，让他回到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保尔就对神父充满了怨恨，但同时他又十分惧怕神父。保尔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孩子，他无法接受任何人对他有哪怕一丁点儿的侮辱，所以神父无缘无故对他施暴就被他牢牢记在了心里。他把仇恨深埋于心，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等待着复仇的那一天。

从那以后，保尔又多次被瓦西里神父凌辱，而且都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小事。被赶出教室，到墙角罚站，这些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而且，神父从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可怜的保尔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在神父家的厨房里，保尔抓住了复仇的机会，他将一把烟末撒到了神父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这件事虽然没有目击者站出来，可是神父还是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后，孩子们都跑出教室，围住了保尔。保尔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谢廖沙还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因为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保尔。

校长的头突然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向窗外喊道：“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那低沉的声音突然传来，吓了保尔一跳。保尔惴惴不安地朝教员室走去。结果并没有什么意外，保尔被学校开除了。

母亲为保尔找了一份工作，地点是在车站食堂。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看起来面色无光、眼神呆滞。他看了保尔一眼，问道：“多少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赶忙回答。

“好，让他留下吧。这里的基本情况是每月八个卢布的工钱，当班的时候管饭，干一天一夜后，在家休息一天一夜。但有一点绝对要记住，千万别小偷小摸。”

“您放心吧，我保证他什么也不偷。”母亲解释道。

“那就从今天开始上班吧。”老板对保尔的母亲说，然后转向柜台对那个女招待吩咐道，“带他去洗刷间，叫弗洛夏给他安排

工作。”

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听到老板的吩咐后，马上停了下来，点头示意保尔过来。她带着保尔走过餐室，来到洗刷间的门前。母亲赶紧拉住保尔，嘱咐他说：“你要努力干活儿，不要再闯祸了。”她神情忧郁，目送儿子进洗刷间之后才离开。

洗刷间里的活儿非常多。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样高，几个女工肩头上披着毛巾，麻利地挨个儿擦洗着餐具。在她们中间有一个长着一头乱糟糟的红发的男孩，看起来比保尔大一点，他正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用于洗餐具的大锅里盛着开水，水蒸气四处弥漫。刚进来的保尔有点不适应，他什么都看不清，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

领着保尔进来的女招待吉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端着肩膀对她说：“弗洛夏，他是今天刚来的，你给他找个活儿干，今后他就由你管了。”

吉娜指着那个叫弗洛夏的女工对保尔说：“弗洛夏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要听她的话，明白了吗？”话刚说完，吉娜就转身飘回餐室去了。

保尔点了点头，等着弗洛夏发话。弗洛夏一面擦着额头上涔涔的汗水，一面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似乎在审核他，看他能做什么。随后她卷了卷袖子，大声告诉保尔说：“小朋友，你的工作很简单，每天早晨负责烧开这锅水，之后整整一天别让它缺了开水就行。当然，你得自己劈柴火。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归你管。如果活儿实在紧张的话，你也得帮忙擦擦刀叉、倒倒脏水。虽然不难做，但活儿也不算少，你一定会累得满头大汗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a”音总是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浓浓的亲切的乡音，再看到她那红彤彤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心

里暗暗地高兴了起来。

保尔心想，这位大婶人很和气，便鼓起勇气说：“大婶，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话音刚落，洗刷间的女工们立刻哄堂大笑，将他之后要说的话淹没了。保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愣在了那里。

“哈哈！弗洛夏这回白白捡了个大侄子。”一个女工嘲笑地说。

“哈哈！”弗洛夏本人笑得比别人都厉害。

由于水蒸气模糊了视线，保尔不知道弗洛夏只有十八岁，保尔很尴尬，觉得已经不能再问弗洛夏，就转身问了身边的男孩同样的问题。

男孩见状，也嬉笑着回答：“你还是问大婶去吧，她会全部告诉你的，我只是临时在这儿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没了踪影。

一位很大年纪的女工看到保尔的窘态就让大家不要笑了，又递给保尔一条毛巾，并且指导保尔说：“用牙咬住这头，用手拉紧那头，拉紧毛巾，这样就能用上力气了，再用力把叉子上的脏东西蹭掉，一定不能马虎，不能留下一点，完全干净了才算合格。客人们很挑剔，总是仔细看很久，所以一定要小心，咱们要认真点儿才行，要是叉子上有一点脏东西被他们发现了，老板娘就会开除你，那时候就无法挽回了。”

“什么，老板娘？”保尔十分疑惑，“雇我的人不是男的吗？”

那个女工听了保尔的话，大笑了起来，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我们这里由老板娘掌握着实权，老板只是个样子。过几天，你见到她，自然就会明白我们这里的规矩了。”

洗刷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三个堂倌每人手里捧着一大摞脏兮

兮的餐具走了进来。

其中的一个堂倌，肩膀很宽，四方脸很大，眼睛有些斜视，粗声说：“加紧干！眼看就十二点了，车就快来了，你们还不快干？”

一转头，他看见了保尔，顺口问：“这是谁？”

“他呀，是新来的。”弗洛夏回答。

“哦，新来的。”他粗壮有力的手按住保尔的肩膀，一把将保尔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对保尔说：“你负责的这两个大茶炉可得烧好，保证全天都要有水，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是第一天，我暂且饶了你，要是明天还这样，一定会惩罚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他故意提高了嗓门。

保尔没有反驳，赶忙烧起茶炉来。

保尔从此在这里干了很久。第一天上班的他，干得很卖力。他心里清楚，这里是工作的地方，比家里严格，不能有丝毫懈怠。堂倌已经警告了自己，要是完不成，就会受惩罚，他在心里反复回想着这句话。

洗刷间里，保尔为了点燃炉子，脱下一只靴子，盖住炉筒，往里面鼓风，炉子里面的炭火重新燃烧起来，火苗越来越旺。他忙里忙外，从不歇息，倒脏水、添柴、晾毛巾，样样不落。总之，安排他干的活他都能认真干完。保尔忙到深夜才离开厨房，去休息了一下。

上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亚，看着刚出去的保尔，心疼地说：“瞧，这孩子干起活来真不要命，像疯了一样，他家人一定是走投无路，才打发他出来做工的。”

“是啊，真是个好小伙，”弗洛夏接着说，“不用人老催着干活，真叫人省心。”

“过两天他跑累了，就不会这么卖力了，”路莎反驳说，语气里有一丝轻蔑，“刚开始的时候哪一个不是那么卖力，之后就会越来越懈怠。”

保尔忙了整整一个晚上，其间没有丝毫休息，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早晨七点，来了一个有着圆圆脸蛋、稍胖、小眼睛的男孩，看起来像个流氓，来接保尔的班。保尔已经将水壶烧开了。

男孩一看，事事已经安排妥当，连茶炉也烧开了，省了自己不少的力气。他两手顺势插在口袋里，咬紧了牙，又啐了一口唾沫，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斜着眼睛用余光看着保尔，说：“喂，饭桶，明天早上六点，准时来接我的班。”他语气强硬，不容别人争辩。

“为什么是六点，不是七点才换班吗？”保尔问。

“谁说七点，你得六点来。要是再敢废话，我马上让你的脑袋多出个大包。你也不好好想想自己是谁，就敢在我面前摆架势。”男孩一脸不屑。

一些女工刚交了班，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事态的发展。胖男孩一脸不屑，出口不逊，于是保尔就来到男孩面前，两个人相互对视着，时间仿佛都凝固了。保尔想教训他一下，但是想起这是自己第一天上班，如果自己这么冲动，说不准会为此丢了工作，于是忍住没有动手，只是一脸严肃地告诉他：“虽然我是新来的，但是你没有资格命令我，而且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明天我就按规定七点来，要打架，我警告你，你可不是我的对手，你如果尝试一下，那就放马过来吧！”

男孩朝开水锅的方向退了一步，惊讶地看着生气的保尔。他没想到保尔会据理力争，保尔强硬的态度让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

怎么办了。

“你小子等着，以后有你好看的。”他明显有些心虚，但是不情愿就这样甘拜下风。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保尔走出洗刷间，看到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太阳正缓缓地从锯木厂后面露出脸庞。保尔虽然疲惫，但心情舒畅，因为自己不再完全依赖自己的家人，可以凭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工作，谁也不能再嫌弃他吃闲饭了。

保尔走着走着，很快便看到了自己家的小房子。他的家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这个时候，妈估计已经起床了，我正好下班回家。”保尔想到这些，十分高兴，吹起了口哨，走得更快了。“看来我被学校开除也是件好事。就算待在学校，那个可恶的神父也不会让我安心学习，倒不如出来做工，还能补贴家用，现在我真想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保尔想着想着，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当他打开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早上不愉快的事，还有那个黄毛小子，有机会一定狠狠揍他一顿。“如果不是担心被开除，我肯定立马就收拾他，让他知道知道我拳头的威力。”保尔想到这里心里已经痛快了许多。

母亲已经开始忙碌的一天了，院子里炉子上的水正在沸腾着。听到推门声，母亲急忙站起身来，走到保尔身边，问：“工作顺利吗？”

“还好。”保尔说完，朝母亲笑了笑。

母亲看上去似乎有事情要告诉自己，保尔心想，可是没等母亲说出来，他已经清楚了。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正坐在屋子里，他的背影十分结实雄壮。他原本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可

是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保尔心想哥哥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他忐忑不安地问母亲：“妈，哥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哥哥昨天就回来了，而且他打算以后就在机车库找份工作，不打算去那儿了。”保尔站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打开了房门，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阿尔焦姆并没有听到保尔和母亲的谈话，依旧背对着窗户坐在桌子旁。听到开门声，他转过身来，严肃地看着弟弟，像是在审问犯人。

“保尔，你长本事了，竟然敢在神父家里干坏事！真是翅膀硬了！”阿尔焦姆说道。

保尔早预料到他与哥哥的对话没有好果子吃。

保尔心想，既然哥哥都知道了，那自己一定免不了皮肉之苦。

阿尔焦姆虽然责备了保尔几句，但是并没有惩罚他。阿尔焦姆只是安静地靠在桌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不动声色地望着保尔，深邃的眼神，叫人捉摸不透，说不出是嘲讽还是蔑视。

“现在看来，你就算是大学毕业了，按理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怎么反倒去给人打杂呢？”阿尔焦姆问道。

保尔没有回答，他的注意力被地板上冒出来的钉子吸引住了。阿尔焦姆没有耐心继续等待，站起来，去厨房了。

“终于逃过一劫。”保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喝茶时，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问了保尔班上的情况。保尔也一字不落地告诉了哥哥。

“他现在小小年纪就这样乱来，以后怎么办呢。”母亲难过地

说，“唉，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哦，上帝，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办？”

阿尔焦姆把空茶杯拿开，转身对保尔说：“行了，弟弟，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以后行事一定要谨慎，认认真真干活，别耍心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要是再被开除，我就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剥掉你的皮！你这个熊孩子，不管到哪儿，都是惹是生非，但是现在你该安分了吧。你要明白，你长这么大，妈为你操的心已经够多了。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是给人倒脏水，将来能有什么出息？还是得学一门手艺，将来才能糊口。现在你去机车库还太小，过个一年，我去打点一下，机车库或许会收你。还有，我已转回家里工作了，以后也不离开了。以后妈也不用去伺候人了，不用见到什么人都要点头弯腰了，这种气也受够了。保尔，你得为自己争口气，要好好做人。”

阿尔焦姆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穿上搭在椅背上的大衣，温和地对母亲说：“我出去一会儿，有点儿事情要办。”说完，他低头走出房间，可是他突然想起自己给保尔带的礼物，就冲着窗子对保尔说：“妈妈一会儿会把我给你带来的靴子和小刀交给你。”

车站食堂二十四小时不关门，工作十分繁重。

这是个枢纽站，有六条铁路从这里经过，所以乘车的人特别多。车站白天被挤得水泄不通，唯有在午夜短暂的两个小时的班车间隙，才算相对安静。这个车站每天都有几百列军车驶进驶出，穿梭于前线与这座小城之间。火车从前线运来伤兵，他们已经不能再继续打仗，之后又有一大批穿着灰色大衣的新兵被送往残酷的前线，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将来会是怎样。